

宋代诗词中茶文化术语研究

叶国盛, 陈 思

(武夷学院 茶与食品学院, 福建 南平 354300)

摘要: 宋代茶业兴盛, 茶诗词等文学艺术的书写亦呈现繁荣之态。在宋代诗词作品中, 出现了大量的茶文化术语, 包括茶名、茶器、候汤、茶汤等方面。这些术语在茶文化语境中有特定的意义。整理与研究这些术语, 不仅有助于研究宋代茶史、茶文化及宋代文人事茶之审美眼光, 也可助益茶诗词作品的阅读。

关键词: 宋代; 茶诗词; 茶文化; 茶术语

中图分类号: TS 971.21 **文献标志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2095-8730(2020)04-0020-04

继唐以后, 宋代饮茶之风更加普及, 上流社会嗜茶成风, 王公贵族乐此不疲, 连皇帝也常亲手点茶, 分赐臣子, 以示恩宠。宋徽宗赵佶《大观茶论》言茶“祛襟涤滞, 致清导和”, “冲澹简洁, 韵高致静”, 故“雅尚相推, 从事茗饮”。^{[1]5-7} 此时南方的建州成为贡茶产制中心, 北苑贡茶因“采择之精, 制作之工, 品第之胜, 烹点之妙”^{[1]7}, 而声名鹊起。宋代茶事以点茶、斗茶著, 是将团饼茶碾成茶末后, 置于茶盏中, 边注汤边以茶匙或茶筴击拂搅拌而后饮。斗茶, 也称茗战, 胜负要诀主要包括茶质的优劣、茶色的鉴别和点茶技术的高拙。

在宋代茶文学作品中可见诸多茶事图景: 斗茶之雄壮、分茶之幻美。如范仲淹的《和章岷从事斗茶歌》“斗余味兮轻醍醐, 斗余香兮薄兰芷”^{[2]170}, 杨万里《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》“分茶何似煎茶好, 煎茶何似分茶巧……二者相遭兔瓯面, 怪怪奇奇真善幻”^{[2]634}。同时, 这些诗词作品中, 出现了大量包括茶名、茶器、候汤、茶汤等方面的茶文化术语, 这些术语在茶文化这一场域具有特定意义, 独具特色。且后世茶文化方面的描述用语亦多承袭, 含义具有稳定性、特定性。整理与研究这些术语, 不仅有助于研究宋代茶史、茶文化及宋代文人事茶之审美眼光, 也可助益茶文学作品之研读。

1 茶名术语

宋时, 贡茶的产制中心移至南方, 以建州为中心, 其生产的北苑贡茶, 名品众多, 为皇帝、朝臣、文人墨客喜爱。北苑贡茶生产工艺讲究繁琐, 采用的茶叶原料更是上乘, 珍贵至极, 以至于“样标龙凤号题新, 赐得还因作近臣”^{[2]142}, 欧阳修《归田录》亦言: “庆历中, 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, 始造小片龙茶以进, 其品绝精, 谓之小团, 凡二十饼重一斤, 其价直金二两。然金可有, 而茶不可得。每因南郊致斋, 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, 四人分之, 官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, 盖其贵重如此。”^[3] 茶之贵重亦体现在茶名上。一方面是在采摘前, 对茶叶嫩度譬喻之茶名; 另一方面是成品茶, 以玉喻茶、龙凤加身的茶名是特色。

1.1 茶叶嫩度: 雀舌、枪旗、苍爪等

茶叶贵早, 以嫩为上, 时人品茗以精粹为标准。陆羽《茶经》: “笋者上, 牙者次。叶卷上, 叶舒次。”^{[4]卷上} 茶芽如笋肥壮, 茶叶反卷, 即是嫩度高的表现。文人描述茶芽或茶叶时, 用它物类比, 如梅尧臣《南有嘉茗赋》: “一之曰雀舌露, 掇而制之以奉乎王庭。二之曰鸟喙长, 撷而焙之以备乎公卿。三之曰枪旗耸, 攀而炕之将求乎利赢。四之曰嫩茎茂, 团而范之来充乎赋征。”^{[5]37} 雀舌、鸟

收稿日期: 2020-07-21

基金项目: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(FJ2018C062);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(JAS19376); 福建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——中国乌龙茶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专项(闽教科[2015]75号); 南平市科技局科技平台建设项目(2018N2004)

作者简介: 叶国盛, 男, 武夷学院茶与食品学院讲师, 从事古典文献、茶史与茶文化研究;

陈 思, 女, 武夷学院茶与食品学院研究实习员, 从事茶文化、国际汉语教育研究。

喙、雀嘴等,比喻茶芽形态,是鲜嫩的形态特征。此类术语的例子屡见,另有梅尧臣《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》:“入山乘露掇嫩嘴,林下不畏虎与蛇。”^{[2]193}苏轼《种茶》:“能忘流转苦,戢戢出鸟味。”^{[2]285}味,鸟嘴也。陈著《次韵如岳惠茶》:“槐窗梦断凤团香,松涧分来雀嘴尝。”^{[6]446}而带顶芽的小叶,顶芽尖形似枪,小叶面展形如旗,故称旗枪。欧阳修《和梅公仪尝茶》:“摘处两旗香可爱,贡来双凤品尤精。”^{[2]202}赵抃《次韵许少卿寄卧龙山茶》:“紫玉丛中观雨脚,翠峰顶上摘云旗。”^{[6]691}二首诗中的“旗”指的是展开的茶叶。

另有茶长出三四片叶,芽所占的比例略小,所以形象地被称为苍爪、鹰爪、凤爪等,宋祁《答朱彭州惠茶长句》:“焙煖烘苍爪,罗香弄缥尘。”^{[6]354}陆游《试茶》:“苍爪初惊鹰脱鞵,得汤已见玉花浮。”^{[2]581}史弥宁《琼上人以诗惠茶笋》:“试春辍鹰爪,斲雨餉猫头。”^{[6]155}欧阳修《双井茶》:“西江水清江石老,石上生茶如凤爪。”^{[2]200}

1.2 以玉喻茶:璧、圭等

宋代以团饼茶这一茶制为主,有圆形、方形、花形等式样。又因茶之珍贵,加之“中国古代文化有很强的崇玉观念,比德于玉,赋予了玉种种古人追求的道德理想”^[7],故以玉喻茶常见于彼时,《宣和北苑贡茶录》里有宣年宝玉、长寿玉圭、太平嘉瑞、南山应瑞等茶品。茶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璧、圭等玉器,实则是茶的代称。黄庭坚《奉谢刘景文送团茶》:“刘侯惠我大玄璧,上有雌雄双凤迹。”^{[6]882}葛胜仲《新茶》:“珍同内府新苍璧,味压元丰小霁云。”^{[5]157}王庭圭《好事近·茶》:“闻道建溪新焙,尽龙蟠苍璧。”^{[5]59}黄庭坚《满庭芳·茶》:“北苑春风,方圭圆璧,万里名动京关。”^{[5]50}李纲《建溪再得雪乡人以为宜茶》:“圭璧自须呈瑞质,旗枪未肯放灵芽。”^{[5]161}璧,平圆形中间有孔的玉,古代在典礼时用作礼器。圭,古代帝王或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,上圆(或剑头形)下方。在茶文学语境中,前者指圆形的茶,后者指方形的茶。又有洪咨夔《作茶行》:“斧开苍壁粲磊磊,杵碎玄玕纷楚楚。”^{[5]73}王之望《满庭芳·赐茶》:“今日磨圭碎璧,天香动,风入窗纱。”^{[5]164}在诗文中,增添了碎茶、研茶的动作描写。

1.3 贡品加身:龙、凤等

“太平兴国初,特置龙凤模,遣使即北苑造团茶,以别庶饮。”^[8]丁谓、蔡襄等转运使在建州不

遗余力创制新品,作为进贡之品,因此不乏以“龙”“凤”为基础的命名。有龙凤、小龙团、密云龙、瑞云翔龙、龙凤英华、小龙、小凤、大龙、大凤等。茶诗词作品中也常使用此类术语,苏轼《月兔茶》:“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,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。”^{[2]271}苏轼《行香子·茶词》:“看分香饼,黄金缕,密云龙。”^{[5]45}秦观《满庭芳·咏茶》:“密云双凤,初破缕金团。”^{[5]53}周紫芝《摊破浣溪沙·茶词》:“苍壁新敲小凤团。赤泥开印煮清泉。”^{[5]61}描写了茶饼印上的龙纹、凤纹。

此外,茶名术语还有以月喻茶的例子,如王安石《寄茶与平甫》:“碧月团团堕九天,封题寄与洛中仙。”^{[5]42}晁补之《次韵鲁直谢李右丞送茶》:“月团清润珍豨羊,葵花琐细胃与肠。”^{[5]55}王禹偁《龙凤茶》:“香于九畹芳兰气,圆似三秋皓月轮。”^{[2]142}因其形圆似月,而月亦皎洁似玉,与以玉喻茶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宋代诗词中茶名术语的产生,是彼时贡茶兴盛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。宋代茶业发达,茶品众多,为宋人品茗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。同时,它们又是文学艺术语言的表达,更是文人个人意志的寄托。特别是以玉喻茶这一维度,更是文人饮茶在品德修养方面的要求。陆羽《茶经》以“精行俭德”约束自我。至宋代,茶诗词的表达更有强烈的文士精神,苏轼将建茶比作君子,云“建溪所产虽不同,一一天与君子性”^{[5]44},茶和德的联结与玉在道德上的寓意相暗合。

2 茶器术语

器以载道,而茶器则影响了茶事的开展。宋代点茶之程序,分备器、择水、取火、候汤、洗茶、炙茶、碾罗、熇盏、点茶、饮茶等。关于茶器,宋代的审安老人《茶具图赞》集绘茶具十二件,每件各有赞语,并假以职官名氏,计有韦鸿胪(茶笼)、木待制(木椎)、金法曹(茶碾)、石转运(茶磨)、胡员外(茶杓)、罗枢密(茶罗)、宗从事(茶帚)、漆雕秘阁(茶托)、陶宝文(茶盏)、汤提点(汤瓶)、竺副帅(茶筴)和司职方(茶巾)。这是一种隐晦的语言处理,是拟人手法,强调的是茶器各司重要之职。在茶文学作品中,常见的是关于茶盏的术语。

2.1 以“紫”为底色:紫瓿、紫盏等

宋代点茶尚白,故点茶以黑釉盏为上,可达到映衬、显白的效果。蔡襄《茶录》:“茶色白,宜黑

盏,建安所造者绀黑,纹如兔毫,其杯微厚,熳之久热难冷,最为要用。”^[9]在诗词作品中,常以“紫”形容盏或瓯的颜色。如范仲淹“黄金碾畔绿尘飞,紫玉瓯心翠涛起”^{[2]170}。梅尧臣“小石冷泉留早味,紫泥新品泛春华”^{[2]187}。欧阳修“喜共紫瓯吟且酌,羨君萧洒有余清”。秦观“轻淘起,香生玉尘,雪溅紫瓯圆”^{[5]53}。紫,《说文解字》:“帛黑赤色也。”应是一种黑中带红的釉色,或接近褐色的质地。有研究者言此“紫”为紫砂壶之滥觞,不实。

2.2 多变的釉色:兔毫、鹧鸪等

建盏又有不同的釉色,如兔毫、鹧鸪斑等,以兔毫形态与色调形容釉色。其中兔毫盏有兔毛、兔褐金丝、兔瓯的别称,在审安老人《茶具图赞》被称为“兔园上客”,相关诗词数量较多,有梅尧臣《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》:“兔毛紫盏自相称,清泉不必求虾蟆。”^{[2]194}黄庭坚《西江月·茶》:“兔褐金丝宝碗,松风蟹眼新汤。”杨万里《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》:“二者相遭兔瓯面,怪怪奇奇真善幻。”^{[2]634}释居简《刘簿分赐茶》:“晴窗团玉手自碾,旋熳铁环玄兔盏。”^{[6]997}杨万里《以一泉煮双井茶》:“鹰爪新茶蟹眼汤,松风鸣雪兔毫霜。”^{[2]639}其中,褐、玄指酱或黑的盏色。除了兔毫盏,鹧鸪斑亦是名品。陶谷《清异录》:“闽中造盏,花纹鹧鸪斑点,试茶家珍之。”^[10]鹧鸪羽色大多为黑白相杂,背上、胸腹等部的眼状白斑点极为显著。以其羽色形容茶盏的釉色,如释德洪《与客啜茶戏成》:“金鼎浪翻螃蟹眼,玉瓯纹刷鹧鸪斑。”^{[6]1038}黄庭坚《满庭芳·茶》:“纤纤捧,研膏溅乳,金缕鹧鸪斑。”^{[5]50}周紫芝《摊破浣溪沙·茶词》:“醉捧纤纤双玉笋,鹧鸪斑。”^{[5]61}杨万里《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》:“鹧斑碗面云紫字,兔褐瓯心雪作泓。”^{[2]638}

器以载道,茶器承载了一时的饮茶法与文化。建盏,是宋代茶器的一颗璀璨明珠,除了盛贮茶汤之用外,又有极高的审美价值,釉色方面的茶文化术语即其表征之一。不过,这些恐非文人的创造,应是借用了制陶家的用语,有“俗”的特点,即用最朴实与直接的语言来比喻。同在宋代鼎盛的龙泉窑,以梅子青、豆青来形容釉色,在文化意蕴上当是异曲同工。

3 候汤术语

候汤,指古代烹茶时的煮水过程,火候不到则

汤嫩,过熟则汤老。陆羽《茶经》:“其沸,如鱼目,微有声,为一沸。缘边如涌泉连珠,为二沸。腾波鼓浪,为三沸。已上水老,不可食也。”^{[4]卷下}水老不鲜,则影响茶汤的品质。候汤即要把控水沸的程度,如何辨别,时人主要以形辨与声辨为方法。文人记录饮茶生活,对于候汤的书写,常用凝练化的语言阐述。

3.1 形辨:鱼眼、蟹眼等

唐代,以形辨为掌控水沸程度的方法,即看茶鍉水沸过程中水泡大小的变化,如《茶经》所载。后有虾目、蟹眼之譬喻。虾目、蟹眼、鱼眼,形状从小到大,喻指煮水的进展。宋代文人亦好煎茶,其关于候汤的术语承袭前代。孔武仲《招竹元珍赏江洲新茶》:“蟹眼已鸣沸,君来何晚耶。”^{[6]127}王炎《次韵韩毅伯趣诸先辈送茶》:“脱腕符移日旁午,鱼眼浮香须一煮。”^{[6]51}苏轼《试院煎茶》:“蟹眼已过鱼眼生,飏飏欲作松风鸣。”^{[2]268}值得一提的是,蟹眼、鱼眼这一类的词虽是水泡的比喻,诗人以“本义”待之,往往有对等的“物”与之对仗,反而隐蔽了这一术语的实际意义。如喻良能《次韵季直弟春日雪》:“鼠须正好书春帖,蟹眼偏宜试露芽。”^{[6]1126}廖刚《次韵卢骏给事试茶》:“蟹眼翻云连色起,兔毫扶雪带香浮。”^{[2]407}方岳《黄宰致江西诗双井茶》:“砖炉春着兔毫玉,石鼎月翻鱼眼汤。”^{[6]36}曹勋《山居杂诗》:“且发蟹眼汤,一试鹰爪芽。”^{[6]912}而与之对仗的物,亦不是实指,同样是茶文化术语。古人以物取像,持以“道法自然”的传统,在诗词文化术语使用中一以贯之。

3.2 声辨:松风、蝉鸣、蚯蚓叫等

宋代,若施以点茶,则常用汤瓶煮水,其口小而不易用眼睛观察水泡变化,便靠水沸时发出的声音来判别。而此时的声音用松风、虫鸣声等来描摹,如黄庭坚《品令·茶词》:“汤响松风,早减二分酒病。”^{[5]52}陆游《北岩采新茶用忘怀录中法煎饮欣然忘病之未去也》:“槐火初钻燧,松风自候汤。”^{[2]603}古人饮茶常于林泉煮水煎茶,风过松林,自有意境。以“松风”断水沸程度,应与饮茶环境契合,是审美眼光的体现,也是茶人林泉之志的寄托。水沸声音还有以一些虫鸣声的类比,亦是山林环境的表征,有微弱的声音,有嘈杂的声响,常见的术语与蝉、蚯蚓、苍蝇所发的声音相关。如丁谓《煎茶》:“轻微缘入麝,猛沸却如蝉。”^{[5]15}蝉鸣的表达,早见于张又新《谢庐山僧寄谷帘

水》：“育花浮晚菊，沸沫响秋蝉。”^{[2]31}相传蚯蚓能在夏夜鸣叫，其鸣声称为蚓曲，本指微不足道的声音，而在茶文学中则指水沸的声音，苏辙《和子瞻煎茶》：“铜铛得火蚯蚓叫，匙脚旋转秋荧光。”^{[5]149}以苍蝇的声音描述者，有黄裳《谢人惠茶器并茶》：“遽命长须烹且煎，一簇蝇声急须吐。”^{[2]313}李复《题刘松年卢全烹茶图》：“白头老媪不解事，时闻蚓窍苍蝇声。”^{[5]154}李南金专门写了一首《茶声》诗，对声辨做了精炼的总结：“砌虫唧唧万蝉催，忽有千车捆载来。听得松风并涧水，急呼缥色绿瓷杯。”^{[5]176}正如诗中所言，另有以行车的声音类比，王之道《西江月·试茶》：“磨急锯霏琼屑，汤鸣车转羊肠。”^{[5]163}林希逸《滩声起鱼眼》：“车异羊肠绕，蝇啮蚓窍鸣。”^{[6]654}亦言此故实。在茶事活动中，不论形辨抑或声辨，皆是敏感素质的表现。宋人煮水煎茶讲究心闲手敏的功夫，也需超脱世外的心境。诗人将这些声音的描摹，以自然微小之物或声音来表达，在敏锐的视觉与听觉上，达到通感的状态，更是一种专注的状态。这些与茶事活动的其他元素如茶品、泉品、人品等，共同构成饮茶意境的奥妙，也是古代茶文化的精髓之处。

4 茶汤术语

以点茶为基础的斗茶，主要包括茶质的优劣、茶色的鉴别和点茶技术的高拙。宋时，“饮茶真正成为全社会的时尚，这时茶的文化意蕴也发生了变化，其凝重、深沉的要素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轻松、明快。”^[11]在茶汤的表现上有了别致的景象，茶沫细密如粟纹，色白如雪似乳。

4.1 以“粟”为特点的形狀

粟，一年生草本植物，子实为圆形或椭圆小粒。宋时有茶名为“粟粒芽”，见苏轼《荔枝叹》。而这一粮食作物的称呼在茶文学与文化语境中，常比喻茶沫的形态，或为点茶过程中较为前期的茶汤状态，或指点茶技艺之品第。梅尧臣“五品散云脚，四品浮粟花。”^{[2]186}其他有黄庭坚《奉谢刘景文送团茶》：“鹅溪水练落春雪，粟面一杯增目力。”^{[6]882}梅尧臣《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》：“石瓶煎汤银梗打，粟粒铺面人惊嗟。”^{[2]194}还有银粟的表达。如袁说友《遗建茶于惠老》：“更烦挥妙手，银粟看纤纤。”^{[2]702}作者有原注：“银粟，谓茗花。”茗花，茶汤之华也。黄庭坚《看花回·茶词》：“渐泛起，满瓯银粟。”^{[5]152}银，即白色的观

感，如丘葵《寓语江识老魏秀才》：“茶烹粟面纷纷白，灯吐花心灼灼红。”^{[6]157}苏轼：“银瓶泻油浮蚁酒，紫碗铺粟盘龙茶。”^{[2]281}紫黑的茶碗与如铺满白色粟粒的茶汤，互为映衬。

4.2 以“雪”“乳”为特点的颜色

在末茶法的场域下，茶沫的颜色向来以白为上。赵佶《大观茶论》：“点茶之色，以纯白为上真，青白为次，灰白次之，黄白又次之。”^{[1]53}在诗词中出现了大量以“雪”“乳”为基础的术语，用来表达茶沫状态。如欧阳修《尝新茶呈圣俞》：“停匙侧盏试水路，拭目向空看乳花。”^{[2]200}郭祥正《谢君仪寄新茶二首》：“点处成云蕊，看时变雪花。”^{[6]791}往往又有煮茶或茶釜击拂茶汤过程中，描写白色汤沫逐渐形成的动态之美，如苏轼《汲江煎茶》：“雪乳已翻煎处脚，松风忽作泻时声。”^{[2]286}宋祁《答朱彭州惠茶长句》：“铛浮汤目遍，瓯涨乳花匀。”^{[6]354}黄庭坚《西江月·茶》：“已醺浮蚁嫩鹅黄，想见翻成雪浪。”^{[5]51}刘过《好事近·咏茶筴》：“滚到浪花深处，起一窝香雪。”^{[5]171}这些术语化成诗文的表达，极具视觉的审美冲击力。

具有浪漫、游艺色彩的斗茶之风，趣味性、挑战性以及视觉审美性是其茶汤的特质，在诗词茶文化术语的表达上自然也呈现出这些特征。宋人已经将饮茶生活作为一种身份认同，雅致而高洁，故极尽文学想象，以同样美的特质之物来譬喻茶汤，使得饮用的茶汤变得鲜活，像是还在流动，还在幻变，在诗歌语言上成为永恒的凝固，突出了末茶法场域下茶汤的美学。

综上：文章整理与研究宋代诗词中茶文化术语，揭示其深沉的文化意义，从中可窥视文人的饮茶生活以及当时的茶文化面貌。同时，这些茶文化术语传承前代，也影响后世的茶诗词创作，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赵佶. 大观茶论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3.
- [2] 赵方任. 唐宋茶诗辑注[M]. 北京: 中国致公出版社, 2002.
- [3] 欧阳修. 归田录[O].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: 卷下.
- [4] 陆羽. 茶经[O].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.
- [5] 叶国盛. 中国古代茶文学作品选读[M]. 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20.
- [6] 钱时霖, 姚国坤, 高菊儿. 历代茶诗集成(宋金卷)[M]. 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6.

(下转第 26 页)